



浮生梦
若

云古锦绣
著

在天启国，贱籍世代相传，贱民只能从事贱业，而仵作便是其中一种。

她才智过人、样貌出众，却无人敢娶

她是天启国的毒舌女仵作

却和有厌女症的首司大人坠入了爱河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咪咕
阅读

云吉锦绣著

美人件

MEI
REN
WU
JIAN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人忤作 / 云吉锦绣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221-14110-1

I. ①美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6251号

美人忤作

云吉锦绣 著

出 版 人: 苏 桦

出版统筹: 陈继光

选题策划: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: 黄蕙心

特约编辑: 李文诗

装帧设计: Insect

封面绘制: 槿 木

出版发行: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

邮编: 550081)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 本: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: 237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7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21-14110-1

定 价: 29.8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

目录



卷一 双生子杀人案

001

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|
| 1. 绑架 | 12. 会面 |
| 2. 初见 | 13. 不配 |
| 3. 遇袭 | 14. 审问 |
| 4. 穆府 | 15. 相救 |
| 5. 因缘 | 16. 嫉妒 |
| 6. 命案 | 17. 心机 |
| 7. 求证 | 18. 真相 |
| 8. 进展 | 19. 矛盾 |
| 9. 信任 | 20. 白头 |
| 10. 盘问 | 21. 刺杀 |
| 11. 遇袭 | 22. 赐婚 |

目录

第二卷
连环奸杀案

205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|
| 1.回乡 | 7.营救 |
| 2.算计 | 8.线索 |
| 3.命案 | 9.得救 |
| 4.访查 | 10.破案 |
| 5.失踪 | 11.尾声 |
| 6.绑架 | |

卷一

双生子杀人案

1. 绑架

腊月初一这天，盛京终于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雪。

桑柔看着外面阴沉的天色，心中叹了一口气。

“爹，我去城东徐大夫那儿给您抓几服药，您有什么需要就喊张婶子过来帮忙。”

一股腥咸涌上喉咙口，秦老爹剧烈地咳嗽起来：“不用去了，你把银子攒起来，日后当嫁妆。”

她急忙走过去帮她爹拍背顺气：“不用攒，用不上的。”

秦老爹愣了好半天，才叹了口气道：“终究是爹误了你。”

天启国女子十五及笄，便可嫁人生子。她早过及笄之年，却始终未见有媒婆上门提亲，一切皆因她忤作的身份。

在天启国，贱籍世代相传，秦家是贱籍，生在秦家的桑柔，自然一出生便是贱民。

贱民只能从事贱业，而忤作便是其中一种。忤作成天与死人打交道，十分晦气，不要说贵人、良民，就是其他贱民，都对其避而远之，所以纵使她姿色出众，却因这忤作的身份，没有婆家愿意要她。

“爹，您又胡思乱想了。”她扶她爹躺下后，又到隔壁张婶子那里交代了几句，便走出了家门。

城北到城东来回要一个多时辰，她想着早去早回，没想到走到拐弯处时，一把香粉朝她迎面洒过来，她暗道一声不好，脖颈紧接着吃了一棍，顿时两眼一黑，倒在地上。

昏暗的巷子口蹿出两个高大的男人，将她抬起来，扔进马车里，驰骋而去。

再醒来时，桑柔发现自己手中握着一把匕首，趴在一个女人身上，而她手中的匕首正好插在女人的心脏处！



她吓了一跳，一骨碌爬起来，一番检查后，才知道那女人已死去多时，胸口的匕首是死后才刺进去的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

镂空窗枢雕刻着繁复的、栩栩如生的图案，天青色六棱长颈瓶里插着几枝半开的梅花，黄梨花木制成的台案上，放着数方宝砚，整个书房内处处透着精致而富丽的格调。

忽然，外面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：“来人，把门给我打开！林大人，民女发现命案后便马上令人反锁门，秦桑柔那贱民绝对跑不了！”

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打开，拥进一群人，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年芳十八上下的女子，身穿绛红色石榴花对襟襦裙，高高的云髻上插满了做工精细的玉钗簪子，媚眼如丝，体态妖娆。

桑柔的眼风扫过眼前的人群，眉头不禁一蹙，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她认识的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将我绑过来有何目的？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王惜梦嗤笑一声，“秦桑柔，此时才来装糊涂未免太迟了吧？人赃俱获，就算你此刻扮失忆，也难逃律例的制裁！”

王惜梦说完转身对身穿官服的男人道：“林大人，李玉妹妹和表哥两情相悦，秦桑柔心生嫉妒而痛下杀手，请大人为李玉妹妹做主。”

“王姑娘放心，本官作为一方父母官，为民伸冤做主是义不容辞的事情。来人，将罪犯拿下！”

“是，大人！”一个衙役应道，朝桑柔走过来。

桑柔不动声色地用手抓住身边的椅子，就在衙役伸手要抓她的时候，她闪电般抄起手中的椅子，朝那衙役抡过去！

衙役大吃一惊，但并未失了方寸，只见他身形一闪，躲过袭击而来的椅子，伸手抓住椅子一角，用力一拉，轻轻松松就夺回了主动权。



桑柔中了迷魂药，身上的力气还未完全恢复，原本就只是拿椅子当个幌子罢了，只见她嘴角一扬，稳住身子，抬脚就往对方的胯下踹去！

衙役心道一声不好，显然没料到眼前的女子看似柔弱，实则凶悍，用的招数也齜齜毒辣，他想弃掉椅子后退，却为时已晚……

桑柔一脚踹过去，衙役的脸色顿时就白了，用手捂住受罪的部位，在地上痛得死去活来的。

王惜梦吓得一脸煞白，大声尖叫：“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”

桑柔自然不会给王惜梦求救的机会，她已经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，再来几个人，她肯定打不过，所以她必须擒贼先擒王！

只见她身形一闪，快速地奔到女尸旁边，一把拔出插在心脏处的匕首，再一把抓住正准备往外跑的王惜梦，匕首抵在王惜梦的脸颊上：“叫他们都退后，否则我一刀毁了你的容！”

王惜梦抖如筛子，尖着嗓音叫道：“退后！退后！你们这群饭桶，全都给本小姐退出去！”

桑柔跑过去抓王惜梦时，林知县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这会儿他已经安全退到门外去了，拉着两个下人挡在自己前面，只伸出一个头，指着桑柔怒喝道：“秦桑柔，人赃俱获，你居然还抵死反抗，本官要将你就地正法！”

桑柔一声冷笑：“人赃俱获？那我想问一下，所谓的人证和物证在哪里？”

“你还敢狡辩，人证物证不都在你手中吗？”

“我手中？林大人说的该不会就是这匕首以及这骚娘们？”桑柔将手中的匕首在王惜梦脸上拍了拍。

王惜梦柳眉倒竖：“下贱东西，我王惜梦岂是你这种人能诋毁的？再敢说一句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”

“那你尽管试试。”桑柔一个冷眼扫过去，王惜梦浑身打了个冷战，气得几乎吐血。

这辈子王惜梦第一次这么憋屈，被人骂作骚娘们还不能反抗！不是说好找个无父无母的贱民吗？这无花门到底给她找了个什么鬼，会武功不说，还忒嚣张！

林知县看了王惜梦一眼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

桑柔再问：“林大人是说我用手中的这把匕首杀死了地上的女人，然后杀人的过程正好被这骚娘们看到了？”

林知县再点头：“就是你说的这样。”

“林大人，你这是眼瞎了吗？难道你没看到这匕首上的血只没了一寸吗？”

林知县嘴角一抽，差点破口大骂，居然敢辱骂朝廷命官，他要让衙役抽烂她的嘴，看她还敢不敢如此无法无天！只是他刚才使眼色派出去的下人这会儿还没到衙门呢，他得继续忍一下。

他看了看桑柔手中的匕首，匕首上的血迹的确只没了一寸：“看到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那证明你是没脑的猪！说你是猪还侮辱了猪，难道你不知道匕首入心脏一寸根本不会致命吗？”

“你……放肆！”

林知县气得浑身哆嗦，他何时被人这么辱骂过？

外面的人群中忽然传来“扑哧”一声，好像是有人憋不住笑出声音。林知县听到这笑声，脸气成了猪肝色：“谁？谁在笑？给本官站出来！”

外面一片冷寂，哪里还有笑声，只闻风声拂过树叶的声音，沙沙作响。

桑柔抬头，眼风在人群中扫过，未发现任何异常，只当是风声。

王惜梦夸张地嘲笑道：“你说不会致命就不会致命，你以为你是谁，我们凭什么信你说的？”

“又是一个脑子被驴踢的！”她面无表情，“既然你不相信，那我只好试验给你看了。”



话起刀落，“哧”的一声，匕首刺进王惜梦的心脏处，王惜梦像被杀的猪一样，号叫了起来。

桑柔觉得自己的耳膜快被这魔音穿破了，她翻了翻白眼，毫不怜香惜玉地将匕首再次拔出来。

王惜梦痛得眼泪直飙：“秦桑柔，你这下贱东西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”

桑柔对林知县扬了扬手中的匕首：“林大人，都看到了吧？这骚娘们的心脏被匕首刺入一寸，还能这么鬼哭狼嚎、中气十足，证明这点伤根本死不了人。”

眼前的女人简直就是魔鬼！说刺就刺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

林知县生生打了个冷战：“那……你说她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说你瞎你还真瞎，你难道没看到尸体咽喉处的勒痕吗？那勒痕紫中带赤，死者双眼紧闭，脸上青紫肿胀，所有的症状都表明死者是被人勒死，而非刺死。”

林知县被骂得脸都气红了，可桑柔的毒舌还没完呢：“发生了命案，你一不带仵作验尸，二不带眼睛和脑，一过来便要定案抓人，如此不分青红皂白、草菅人命，你还敢自称一方父母官？这么不要脸的话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？”

桑柔的话刚说完，就听到屋梁上方传来一个怪声怪气的声音：

“不要脸！”

众人抬头一看，这才发现屋梁上不知何时站着一只黑色的鸟，形似乌鸦，只是与乌鸦不同的是，它的嘴和足皆为橙色，双眼和后颈处有鲜黄色肉质垂片。

林知县气得几乎心绞痛，被一个女子指着鼻梁骂不要脸就算了，现在连鸟都敢欺负到他头上来。

“来人啊，将这死鸟给本官打下来！”

下人听到纷纷到花坛找石头，那鸟好像听得懂人话，扑腾了一下翅膀，飞了起来，飞到林知县头上时停下来，长喙一张，再次叫道：

“不要脸！”

林知县气得跳脚，指天破口大骂，就在这时，天上掉下来一团白色的稠状物，正好落入他朝天张开的嘴巴里。

桑柔看得分明，落入林知县口中的分明是一坨鸟屎，紧绷着的嘴角终究是往上扬了扬。

林知县已经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，连连朝着地上吐鸟屎和口水，等下人拿着石头赶过来时，那鸟已经飞得不见踪影。

下人连忙打水给林知县漱口。

桑柔虽愤怒不已，但心里也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处境，再纠缠下去只会对她不利。

于是，她挟持着王惜梦一边往外走，一边开口道：“林大人，我已证明自身清白，只要你们答应不再为难我，我可以当今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”

林知县还来不及做出反应，就听到院子中传来一个低沉慵懒的男声：“就算死者是被勒死的，你依然无法证明你的清白，我可以说是你先勒死死者，因怕死者死得不干净而补上一刀，却在补刀时被人看到。”

那声音带着几分慵懒，让人忍不住联想到寒冬腊月时，围着暖炉，喝上一口烧酒，惬意到极致。

桑柔眉头一凝，原来刚才的笑声并不是幻听，而是真有其人，只是直觉告诉她——这人绝非下人那么简单。

本来还词穷的林知县听到这话，矮躯一震：“此话言之有理，秦桑柔你这贱民，本官看你还如何狡辩？”

她一声冷笑：“看这架势，今天我不证明自己的清白的话，想必是走不了了。”

“动手杀人、殴打官差、辱骂朝廷命官，秦桑柔，你以为你做了这些事情后，还能安然无恙地离开？喏，真是青天白日做梦！”王



惜梦捂着胸口的伤口讽刺道。

桑柔冷冷扫了她一眼，意味深长道：“是不是白日做梦，一会儿自见分晓，尸体会告诉我们，谁才是真正的凶手！”

一阵冷风吹来，桌上的灯火摇曳不定。

王惜梦看着地上的尸体，顿时感觉脖子背后一阵凉飕飕的，不禁打了个冷战：“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人都死了，怎么可能开口？”

“人死了自然是不会开口，但尸体上的每一道伤痕，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死的，是谁将她害死的！”

她转身对林知县道：“林大人，请你让人准备两样东西——炭火盆和醋，还需要一个做笔录的人，我要验尸。”

王惜梦闻言，浑身一震，脸色顿时煞白一片：“你会验尸？”

桑柔愣了，低眸沉思了一下道：“不知道我是谁，你就将我绑回来，你也算胆大了。”

王惜梦一脸心虚：“你、你胡说什么！”

她看了看王惜梦的反应，心里便又明白了三分。

她原本以为王惜梦跟刚才出声那男子是一伙的，现在看来将她绑过来的人的确是王惜梦，只是王惜梦也被人摆了一道，换句话说，这是个局中局。

她刚才急着想走，这会儿改变主意了，她倒要看看设这个局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，千方百计将她引到这里来，目的又是什么。

东西很快就被送了过来，管家也备好了纸笔充当书吏。

桑柔走到女尸旁边，蹲下去一番简单的检查后，开口道：“死者女，年约十八，身長四尺八寸，身穿桃花色对襟襦裙，衣衫不整，头髻松散，面上有抓痕，指甲里充满了皮屑和血污，由此证明，死者在死前经过剧烈的挣扎或者打斗。

“死者右脚穿红绸牡丹绣鞋，左脚赤裸，房中未见鞋子踪影。我与衙役打斗之前，房间物品摆放整齐，未见搏斗迹象，可推断此房并非第一案发现场。”

她头也没抬地问道：“现在是什么时辰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站在一边的管家应道：“酉时，这里是鹿兰县林府。”

她出门时还不到未时，现在是酉时，也就是说她昏迷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辰。

她转头看着王惜梦道：“那你看到我用匕首插进死者胸口时，又是什么时辰？”

“未时。”王惜梦一双眼睛瞅着她，看到她眉头微挑，马上改口道，“不对不对，是申时。”

“一点小事都记不住，你脑子跟旁边的花瓶一样只能当摆设吗？到底是未时还是申时？”她的语气有些不耐烦。

王惜梦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骂没脑，被呛得双颊通红，咬牙切齿道：“申时，申时一刻。”

桑柔听完，想了想，却没有做任何评论，而是转头看着门口道：“请在场的所有男人都转过身去，我要进一步验尸。”

人虽死，但亦有尊严，尸体同样值得被尊重。

看到屋里的男人转过身子后，桑柔这才将女尸身上的外衫里衣一一脱下，直至一丝不挂。

“尸体仰面平卧，头朝西南脚向东北。尸身已现尸斑，呈暗红色片状，尸体仰卧位，尸斑出现的位置应在枕、项、腰背、臀及四肢的后侧，可如今却出现在面、胸、腹部以及四肢前侧，说明死时是俯卧位，尸体有被人移动过的痕迹，以此证明我前面的推断是正确的^①——此房并非第一案发现场。指压尸斑，完全褪色，尸僵而不软，结合尸斑位置，推断死亡时间为六至九个时辰，也就是今日的丑时到卯时之间。”

说到这儿，她将放在一旁的衣衫盖到尸体的隐私部位，然后站起来，对着门外道：“验尸至此，已足以再次证明我的清白。首先，丑时到卯时之间，我正在盛京家中休息，有家中老父可做证……”

门外那带着几分慵懒的男声忽然插口道：“有其他人证吗？”

①：参考《法医学》王保捷 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7年版。

她微一皱眉：“没有。”

低沉男声轻呵一声，带上几分倨傲的味道：“至亲不能做证，而且令尊身患顽疾，每天服药后会昏睡两三个时辰，盛京到鹿兰县只有四十里路，你有足够的时间往返和作案。”

寒冬腊月的天气，桑柔的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。

月上柳梢头，银白色的月光如水轻洒，皑皑的雪地上映出一高一矮的两个影子，一地夜色，森冷无比。

树梢上有鸟怪叫了两声，鸟声停，那低醇如酒的男声又飘了过来：“你说了其一，这其二呢？”

她的眉头紧蹙：“死者死于丑时到卯时，我若真如你所说，杀了人后怕其死不干净，那我应该在一两个时辰内回来，而在死者死了五到八个时辰后才回来补上一刀，一不符合逻辑，二是自投罗网，以此可推翻你之前的臆断。”

“我上面的话只不过是一个猜测，你回来可以是怕人死不干净，也可以是遗落了什么重要物品，至于死后再补刀，这就更不难解释了——破坏尸体、混淆视听。”

桑柔袖子下的拳头捏紧了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你处心积虑地将这杀人之罪嫁祸到我身上，到底与我有何冤仇？”

“我是谁？”那声音带着明显的清傲和嘲讽，“目前你还不够资格知道。”

桑柔眉头一蹙，这人设局害她，却要她自证清白，目的何在？

刚才去隔壁房间包扎伤口的王惜梦一回来听到这话，赶紧煽风点火道：“林大人，民女可以做证，民女看到秦桑柔这贱民用刀插进李玉妹妹的胸口后，的确在书房里面鬼鬼祟祟的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”

林知县心眼如针，自然不会放过这落井下石的机会，他如跳梁小丑一般挥着袖子：“记下来，快将王姑娘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！本官倒要看你这刁民还如何申辩！”

管家点头应是，笔下不停。

外面的雪已经停了，月光爬过窗口透进来，桑柔白皙细腻的双颊被冻得有些发红，一双美眸在月光中清亮无比。

半晌，她呵出一口白雾，转身看着地面上的尸体道：“再验！”

她掀掉尸体上的衣衫：“死者全身有两处明显伤口，一为左胸，二为喉咙口。左胸处伤口为刃伤，纵向，宽深各一寸，伤口皮肉没有血花，肉色干白，说明是死后才被人刺伤^②。

“死者脖颈处有明显的勒痕，勒痕紫中带赤，现绳索花纹状和压迹状，绳痕颜色淡，颈部周围有绳索拉擦痕和片状表皮剥脱；死者颜面青紫肿胀，双眼紧闭，眼睑带有针样大的出血点；死者双拳散开，呈爪状；绳子勒在喉下，死者嘴巴、牙关皆闭合，扳开牙齿后，舌抵上顎……”

桑柔说到这里忽然停了下来，她将头朝尸体的嘴巴凑近，双眸盯着死者的牙齿，神情严肃。

“将灯拿过来！”

站在两步远背着身的管家对站在一边的丫鬟使了个眼色，那丫鬟本来就两腿颤抖，不敢看地面的尸体，这会儿摊上这苦差事，一张脸都快苦出水来，但还是颤颤巍巍地走过去。

桑柔就着灯光，用随身携带的镊子抠下上门牙齿缝粘着的东西。

她将那东西拿到灯下细细一看，嘴角往上一扬：“死者上牙门粘有皮屑血污，应为打斗过程中咬下凶手的肌肤表皮，一切都表明死者是被人从背后勒死，只是房中未见作案的绳索。未穿鞋的左脚后跟有摩擦，应是移尸过程造成，全身其他部分未见明显损伤。”

这一次验完，她不是将衣衫盖在尸体身上，而是让一旁执灯的丫鬟帮忙，两人合力，帮女尸重新穿上衣衫，可因尸体僵硬，颇费了一番力气。

给女尸穿好衣服后，她走到门外净手，然后再从一早准备好的醋桶里舀了一瓢醋，往炭火盆上一浇，人来回跨炭火盆三四次后方

②：参考《洗冤录》

才停住。

做完这一切，她对着一屋依然背过身子的男人道：“你们可以转过身来了。”

夜凉如水，男音温凉：“验完了？”

她面无表情：“废话。”

“扑哧——”她话音刚落，窗外传来一声笑声。

桑柔秀眉一挑，她刚才以为这设局之人只有一人，现在看来，这笑声和低醇的男声分别来自不同的人。

冷风吹过，一阵诡异的沉寂后，低沉的男音缓缓响起，带着几分不悦：“蛤蟆纵，五十个。”

“打个商量，回去我自跳一百个？这里有这么多美丽的姑娘，这蛤蟆纵实在有辱我玉树临风的形象。”有别于那低沉的男音，这个男声听上去清澈温和，犹如春泉。

“一百个，现在。”

“……”过了会儿，院子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跳跃声。

桑柔顺着窗外看出去，只见一个灰色的身影从假山后面跳出来，曲张着两条大长腿，像只蛤蟆一样，在院子里面一纵一跳的，样子滑稽得紧。

2.初见

“说吧，希望你这次说的不是废话，因为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”低沉的嗓音伴随着院子里的跳跃声响起，带着三分清高的倨傲，七分冷漠的不悦。

桑柔在心里冷哼了一声，他特意强调了“废话”两个字，这男人也忒小气吧啦的。

桑柔指着王惜梦，眸色冷然道：“你——王惜梦，就是杀死李玉的凶手！”